

砸了也没关系，缝缝补补就好。”

而在巡演途中，呼兰感受到了“笑的温差”。在江浙、山东，那些关于教育的段子反响最为热烈——“不管你是开厂子还是干什么，到点儿就要回家给小孩辅导作业。”讲起自己早年在美国跟美国、印度同事“斗智斗勇”的职场趣闻，北上广深的观众总能会心一笑。而川渝、云贵、东北等地的观众，往往段子才刚起头，全场就已笑声沸腾。

“他们本来就是想来开心的，我们更像个助燃剂，只是帮大家把快乐点燃而已。”呼兰曾在采访中把脱口秀比作“社会的麻药”，但不可能是“特效药”，“两个小时剧场里的欢笑，能让观众暂时逃离现实琐碎。散场之后，生活的难题依旧存在，但那段纯粹的欢乐，足以缓冲现实的苦涩”。

而今年他没参赛，因为想试试“不依赖节目、不依赖大平台，能不能打造出脱口秀演员的个人IP”。“今年就先弄我的小程序、小项目。”在呼兰看来，脱口秀的未来趋势会慢慢转向更轻盈、更快速的这种自制综艺，“如果这个模式跑通的话，是不是也能给其他演员一种可能性”。

至少目前来看，效果显著——“拯救开花计划”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俱乐部实际运营也在好转中：5月，呼兰接手时月亏9万元，到6月底亏损已缩减至仅亏2万元。呼兰预计，7月即可实现收支打平，

甚至有所盈余，“就看看8月能否维持住”。

当初人们口中的“小浣熊”，成了工作人员嘴里的“呼总”。“你在一个场合，你干一个事情，一定是有一个身份在这里的，对吧？小浣熊也好，承重墙也罢，还是呼总，人再少也算是个总，昵称只是代号，它不是枷锁。”呼兰说，不要让这些标签成为自己的压力。

而当记者问他“当演员难还是当老板难”，他没怎么犹豫：“肯定是管俱乐部难。”

“实话实说，俱乐部的生意不是一个好生意。‘天花板’是摆在这里的——剧场就这么多个座，周一到周四不可能卖商演，周五、周六、周日的时间档也能算得出来。最多我下午加一场，就这些座儿，每个月所有的营收是有上限的。但管俱乐部的事儿一点都不少，你也得报批，你也得有人管，演员、灯光、结束合影一个都不少。我真的挺佩服那些做俱乐部的朋友们的。”说到全国脱口秀俱乐部的生存状况，他直言不讳，“大部分都是亏的，如果你不能把本地的品牌做出来，有一批固定的本地客流和本地演员。它是双向的——你一方面要培养演员，一方面还要培养市场。市场有了，演员特别差，观众流失；演员成长了，没有观众，也是个死局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两个事情卡在这里，很难”。

上海站

呼兰

2024年末，呼兰带着个人专场《草台班子》开启全国巡演。受访者供图